

不言之言,闻于雷鼓



阅读余怒的《蜗牛》真是“太难了”。手捧这本诗集,如同看见一幢造型别致的小楼,上前叩门却无人应答。因为不曾“入门”,所以只能臆测:余怒的出生地安徽安庆是个与禅宗颇有渊源的地方,不知是否受乡风熏染,他的诗歌带有一种隐秘的、未知的东西。或许,诗意本身就是禅意的一种。

深秋时节,黄叶满地,我们徜徉其中,但在心中搜罗良久,才发现只能用“不可方物”来形容这种美,也根本说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个美法。与之相似,读余怒的诗,读者也常有一种“力不从心”的感觉,可内心却仿佛被鞭炮炸响的黑夜,声音由此及彼,经久不息,有时还会与诗里的某个句子、某个场景产生共鸣,将自己带入诗句所营造的意境里去。

余怒是诗歌界的探险家,传统语言习惯的逆行者。他放下了现有的经验,选择了一条未被开发的、不曾模式化的路,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满新意的文本样式。一如《蜗牛》里所展示的那

样,余怒的诗像是重新剪辑之前的《东邪西毒》,弱化了语言的表达,丰富了人的想象。此处或有一比,如果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并给它定义为西瓜,那它只能是西瓜,而如果不加以定义的话,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,比如轮胎、皮球、太阳、月亮。与此同时,在余怒笔下,属于“歌”的部分被隐去,属于诗的部分则被突出。放弃了平仄、押韵这些形式,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韵味和节奏,但阅读的陌生化带来的障碍感反而能激发读者潜意识里的探索能力。

在《蜗牛》中,“存在”一词被多次提及。思维、光照、动物、人……诗人没有写这些被描述的对象因何存在,而是直言其存在的状态。这里的存在是一种客观,至于意义,诗人并没有作出阐释,而是任由读者自己去体会。读者从诗里获取的不是作者的秘密,而是个体经验在文本中的重生。

书中,发生在茶吧里的那场相遇,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施蛰存的《梅雨之夕》;而读到“在我打

开门的那个早上,送奶人/将它同牛奶一起,送还给我。/我们互道早安”,我们眼前仿佛开了一扇窗,看见什么、看见多少因人而异,用它来形容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当真是太妙了,只是很难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描述。

书中的每首诗都有个如同武学套路的“起手式”。在很多人的概念里,起手式只是用来客套的礼数,临敌时毫无用处,不过金庸在《碧血剑》里借袁承志对刘培生的指点反驳了这一观点:起手式并非无用,而是看你用得是否得法。《蜗牛》中一些诗歌的起手式很是吸引人,《普通语言学》的第一句话就是“直接的感受是尖锐物”,《记录》的第一句话则是“抓住人们所说的”,开宗明义,巧妙点题。比如前者的意思大概就是说,语言是尖锐物,把一个抽象的东西具象化了,有助于增进读者的理解,读者可以结合自身经验以及“恶语伤人”等俗语,更好地体会诗中所指;后者则更直白一些,“抓住人们所说的”可不就是记录吗?不过是用了拟人手法之后,句子越发生动了。

“起手式”之后是诗的正文,作为看客,有些能懂,有些不懂,有些似懂非懂,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读出自己的感觉就行了。这就好比说到“独孤九剑”,鲜少有人能记全九种招式,但是说到“无招胜有招”,就谁知道了,而且每每说起总是心潮澎湃。余怒的诗亦然。

因为胸中少墨,所以不敢乱说,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。也许这些与诗人的本意并不相同,却是文本投射在我心中的一道影像。

(潘玉毅)



纸上的乡村农事博物馆

如何留住乡愁?对于乡土作家黄孝纪来说,用文字为生他养他的湘南小村——八公分村搭建一座“纸上的乡村农事博物馆”,留住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和启示,无疑是他留住乡愁、保存历史的最佳选择。在其新作《故园农事》中,他以散文的形式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间这个村落的往事,书中有关于种田、作土、育山、养殖等农事的记录,有他与家人、故友、长辈发生的温情故事,更有对农事记忆沉寂的怅惘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思考。他以小切口表现时代的大主题,力求在本书中展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,折射历史的变迁。

作者在乡村长大,亲历了生产队解散、分田到户、农民工进城的全过程。多年务农的经历,让他对过往乡村农事的艰辛认知深刻。扯秧蒱田、挖土种地的父母,不戴口罩杀虫、给稻田解

水的姐姐,翻土捡拾遗落花生的老人和孩子……但他的笔下,极少流露出对生活不易的抱怨,而多以明亮的底色来讲述农业与农村、农人与农事须臾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,以及亲友在山水林水间耕种时的温馨画面。在他看来,故园农事就如早年间他和家人最牵挂的小鱼塘边上栽种的橘子树,“繁花如星,芳香浓郁”。

顺着书写的脉络,可以看到作者曾带着父母的期望和心中的理想,通过高考脱离了农民身份,成为“吃上国家粮的人”。而当理想实现后才发觉,自己阔步向前时,农村已成为“回不去的故园”,新一代的乡村孩子更是因为物质生活的丰富,“丧失了那份与土地肌肤相亲的情感和耐力”。作者的身上浓缩了无数农民的经历。逃离与回归,或许就是现代人生活的围城。

书中《打桐子》一文,描述的是曾经赖以生存的桐子林被砍

伐殆尽,引得作者无尽惋惜;《守山》记录的是部分村民肆意毁坏山林,作者对此痛声批判;《挖锰石》中,他讲述的是个别村民抽取江水淘洗锰石导致山表破溃、黄流漫溢;而在《养狗》一文中,针对许多地方一度禁止农家养狗和鸡鸭,他直言“这类规定未免太简单粗暴、矫枉过正了。一个没有鸡犬相闻的村庄,纵然房屋精美,街巷井然,终究过于寂寞单调,太没有生气了。”这一切都源于作者对土地的深情,对乡村农事重要性的深刻认知。他诉说着对故土的爱恋,抒发着对建设美丽乡村、留住乡愁的期盼。

一部《故园农事》如同一段乡村农事发展史,在纸上博物馆里默默诉说着时光留下的故事。书中不仅记录了属于我们的光荣与梦想,承载了我们往日的回忆和情怀,也在提醒我们:不忘来路,才能更好地走向远方。

(李钊)



《司马迁的记忆之野》

作者:刘勃
出版社:百花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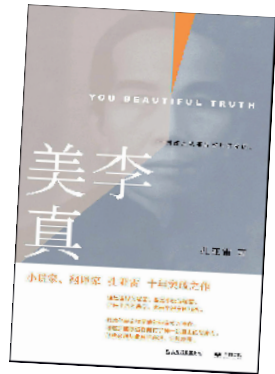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写汉武帝时代,但不是全面介绍汉武帝时代。作者刘勃从《史记》的叙述之中,还原司马迁的处境,理解他对许多事件的视角。在司马迁的见证下,汉武帝时期的儒臣、名将、酷吏、后宫、游侠、平民命运各异,他个人也成为舞台中的角色。今人可能怀疑司马迁的视角和书写不够客观,但一个生逢盛世的品格正直、才华横溢、感情充沛的优秀人类的私人记忆,也仍然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

《李美真》

作者:孔亚雷
出版社:上海文艺出版社

故事在名为《李美真》的虚构文本与作者K的现实生活间平行推进。一边是神秘斜眼女子那冷漠到几乎令人着迷的语调,一边是小说家K那浸染着忧郁与自嘲的日常细节。一边是有如新世界开端的1900,一边是光怪陆离的都市万象与末日传言。不知不觉间,虚构与现实开始互相侵入,它们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……直至整个世界存在的根基——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——都开始摇摇欲坠。



《馅饼盒子》

作者:米哈
出版社:海峡文艺出版社

米哈《馅饼盒子》,短篇小说集,收录6个或感伤、或怪诞的短篇作品。作者把城市生活裁切下来,不动声色地摆在一个盒子里。不同的故事,却有同样的底色。关于陷在生活的影子中的青年、灵异般变化的企业家,以及黑客、下水道工、年轻的排酸工人、无法入眠的丧妻者;关于邂逅、写作、战役、复仇、遗忘……馅饼盒子,本是普通的载体,承载了记忆、情感与思索,当被递到另一双手时,便有了丰富的意味。(本报综合)

